



【步履寻章】

“都挺好”

□孙志昌

每次给家里打电话，首先接听的都是爸爸。我几乎能想象出爸爸接电话时的样子：背部微驼，右手食指第二关节顶着话筒，就像对待易碎品一般，那么小心与呵护。

我问他膝盖现在有没有疼痛感，“早就好了，我每天都可以在楼下转三圈”，爸爸提高了声音。

这时，话筒里传来妈妈不满的抱怨：“说了你多少次，多穿点……”

后来，电话里换成了妈妈的声音，蓬松而温暖，像刚出炉的馒头，“别信你爸吹牛，能转两圈，就很不错了。”

最近一次打电话，正赶上有寒流来袭，我担心屋里冷。妈妈说家里暖气开得很大，阳台上茉莉花还开着呢。提到茉莉花时，妈妈的声音就变得轻快起来，像是在讲一个调皮又讨人喜欢的孩子。

窗外的城市早已被夜幕笼罩，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冬天，我在外地读书，在宿舍走廊尽头IC卡电话旁排着长队。轮到我打电话的时候常常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，妈妈接起电话第一句话永远都是：“吃饭了吗？”好像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吃上饭。

电话里，妈妈的嘘寒问暖终于告一段落，轮到我说话了：“妈妈，最近血压怎么样？”

电话那段，妈妈明显停顿了一下，“前几天在社区义诊时测了血压、血脂，护士说我这么大年纪身体情况还不错。”

妈妈话音未落，隐约听到爸爸小声地提醒：“按时吃药了吗？”

每一次通话，爸爸所有的问题都会汇集到问我工作怎么样、生活好不好。直到听到我的一句“都挺好”时，他们才会用一句屡试不爽的总结来结束对话：“不用担心家里，我们都挺好。”

“都挺好”这个词就像一枚打磨得光洁无瑕的贝壳，把不能说、不好意思说、不方便转述的事物包裹起来，使它们可以安全传递给远方的子女。

上个星期，我给堂姐通话时，堂姐无意中道：“你爸爸最近一个多月一直感冒咳嗽。”想起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有时会停顿几秒，然后就能听见很轻、很压抑的清脆声，接着就跟我解释说是喝水呛到了。

亲情的真相往往需要绕道而行才能抵达，正如我和爸妈在电话两边各自扮演着让对方安心的角色。人间最深的牵挂，大概就是藏在安心不宣、只报喜不报忧的一句“都挺好”里。

挂断电话的时候，窗外的夜色已经漫上玻璃了，远处楼上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，每一盏灯火的背后大概都藏着一个不忍说破的牵挂吧。

在这条亲情长河里，我们既是摆渡人，又是彼岸花。河水日日夜夜地流，摆渡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那份想要护对方周全的心意，却从未改道。我们在这头报喜，他们在那里说好，彼此心照不宣地守着这份温柔的谎言，就像守着夜归人窗前那盏不灭的灯。灯火也许微弱，照不了多远的路，却足够让赶路的人知道——家的方向还在，暖意还在。而人间最深的牵绊，大约就是这样：明知山高水长，却始终相信，只要那句“都挺好”还能听见，日子就有奔头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灯芯绒的分量

□周基云

那时的光阴，大半是赤着脚踩过来的。土地认得我们每一双脚的纹路，春的温软、夏的灼烫、秋的干爽，都顺着脚底板，一丝丝沁进骨子里。一年到头攒下的期盼，似乎全押在了年关；而年关的念想，就是能穿上一双簇新的灯芯绒布鞋。

那是母亲就着昏黄的油灯，一针一线密密纳就的，针脚里缝进了冬夜的寒凉，也缝进了沉甸甸的希冀。当新鞋终于递到手里，母亲眉眼带笑：“试试。”我忙不迭把脚洗得干干净净，小心翼翼地将鞋搁在地上，轻轻踩进去。那一刻，是我雀跃的时刻，也是母亲眉眼舒展的满足时刻。灯芯绒的绒条，像一道道微微拱起的田垄，细密的纹理里，藏着贫瘠岁月里，一个孩童全部的尊严。

关于灯芯绒最初，也最隆重的记忆，是那件红色的大氅。那是我“抓周”时，外祖母家送来的周岁礼。料子用得足足的，尺寸也特意放大，仿佛要将往后数年的风风雨雨，都妥帖裹进这厚实的绒布里。我裹着它，从蹒跚学步的稚拙模样，一直穿到能撒开了丫子满村疯跑的年纪。那红，是沉郁的枣红，像深秋经了霜的枣子，厚重温润，却绝不张扬。暖意被绒条妥帖地锁在衣料里，茸茸地贴着脖颈与手腕，像一双巨大而沉默的翅膀，将我稳稳护在羽翼之下。

有一回，二表哥娶亲，满院的人潮都涌去看新娘子，热闹得像一锅煮沸的粥。我被挤在人群里，脚下一个趔趄，竟被身后挑嫁妆的担子撞了一下，直直跌了出去。耳边是一片惊呼，身子却轻飘飘的，径直落入路旁的深壕沟里。沟里的水冰冷刺骨，可那一瞬间，一种奇异的感觉盖过了恐惧——我竟没有沉下去。那件厚墩墩的灯芯绒大氅，内里的棉花遇水鼓胀开来，竟像一层柔软的甲冑，稳稳托着我，让我在冰冷的水面上轻轻浮沉。冷水渗不进领口，严寒也一时攻不破那密密的绒的壁垒。那片刻的漂浮，成了我后来许多年里，关于温暖与安全最具体的隐喻。

再后来，灯芯绒的温暖，有了别样的分量。大哥要成家了，家里请了两位裁缝上门做新衣。剪刀“嚓嚓”裁开布匹，缝纫机“哒哒”不停作响，满屋子浮动棉布经浆洗后特有的生涩清香。几天忙碌过后，案板上竟余下一块不大不小的黑色灯芯绒。裁缝师傅拿在手里捻了捻，指着我对父亲笑道：“这点料子，正好给这娃做一身，穿起来定是精神。”就这样，我有了人生中第一套属于自己的“套装”。上衣是利落的对襟褂子，裤子是笔挺的长裤，簇新的黑色，灯芯绒的纹理在光线下泛着乌沉沉的、含蓄的光泽。穿上身的那一刻，我的脊背不由得挺直了些，连走路的步子，都多了几分郑重。仿佛这一身挺括的黑，将我从未成年的混沌光景里，提前打捞了出来。

如今，灯芯绒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件，甚至成了时尚圈里轮回往复的复古元素。可我总忘不了灯芯绒的那份重量。那重量，是外祖母绵长的目光，是母亲深夜灯下的针线，是冬日壕沟里托住我的浮力。它们静静沉在记忆的箱底，像一块块沉淀了时光的深色旧墨，每一次无意间想起，都能在岁月的宣纸上，洇开一片暖而微湿的印记。

【私房记忆】

春风十里荠菜香

□杨丽丽

仿佛一夜之间，春风的温暖就催开了大地上的万物，田野里的荠菜带着清新的气息水灵灵地冒出了头。它们就像一群顽皮的孩子，就着春风的势头，在田野里、在山坡上、在小溪边肆无忌惮地攻城略地。

初春的田野还带着几分凉意，却早已热闹起来。提着竹篮的人们，三三两两穿梭在田埂上，目光在草丛中仔细搜寻着鲜嫩的荠菜。荠菜是“开春第一鲜”，吃了能祛寒明目、健脾养胃。小时候，每到这个时节，我总缠着外婆，提着小小的竹篮，跟着她去田野里挖荠菜。外婆的眼睛很尖，总能在一片杂草中精准找到最嫩的那几株，她一边挖，一边教我辨认：“你看，真正的荠菜叶子边缘是锯齿形的，根部带着淡淡的白，闻起来有一股清清爽爽的青香，可别和杂草弄混了。”

我跟在她身后，像个小尾巴，一会儿追着蝴蝶跑，一会儿蹲在溪边玩水，偶尔发现一棵荠菜，便兴奋地大喊。有时候手指被杂草的尖刺扎到，疼得我直咧嘴，外婆便会笑着揉一揉我的手指：“慢慢来，挖荠菜急不得，就像过日子一样，要用心找，才能找到最好的。”初春的阳光懒洋洋地洒下来，落在外婆的白发上，也落在我手中的荠菜上，暖意融融的。不一会儿，小小的竹篮就装满了荠菜，翠绿的叶片堆在一起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像春天独有的味道，干净又治愈。

挖回家的荠菜，清洗干净，再用开水焯一下，那焯好的荠菜，颜色变得更加翠绿，香气也愈发浓郁。无论是凉拌、包饺子，还是做汤，都是绝佳的美味。最让我难忘的是外婆做的荠菜饺子。她把焯好的荠菜切碎，和着猪肉末，加入少许葱花、姜末和盐，搅拌均匀，再用擀好的饺子皮包起来，一个个胖乎乎的饺子，像一个个小小的元宝，可爱极了。

锅里的水烧开了，饺子下锅，随着沸水的翻滚，那荠菜的香气便弥漫了整个屋子。煮好的饺子皮薄馅大，咬一口，荠菜的清新与猪肉的鲜香在口中交融，不油不腻，回味无穷。春风从窗户吹进来，带着田野的清香，也带着满满的幸福。那时候，总觉得这世间最鲜美的味道，莫过于春日里的这一碗荠菜饺子，里面藏着外婆的疼爱，也藏着童年最温暖的回忆。

如今，离开家乡多年，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，跟着外婆去田野里挖荠菜了。但每到春风拂面的时节，我总会想起那嫩绿的荠菜，想起外婆温柔的笑容，想起那碗热气腾腾的荠菜饺子。偶尔在菜市场看到新鲜的荠菜，我总会买上一些，学着外婆的样子，做一碗荠菜饺子，试图找回童年的味道。可无论怎么做，总觉得少了几分滋味，或许，少的不是荠菜的鲜香，而是童年的时光，是外婆的疼爱，是家乡春日里独有的烟火气息。